

蒋风 主编

永恒的经典，不朽的名著，永不褪色的怀旧情结



老舍

小坡的生日


CIPG 海豚出版社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经典怀旧



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

蒋风 主编

小坡的生日

老舍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坡的生日 / 老舍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10-0660-8

I. ①小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童话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8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7409 号

书 名: 小坡的生日
作 者: 老 舍
插 图: 陆元林

丛书策划: 梅 杰
责任编辑: 于婉青 边海玲
整体设计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印 张: 8.875
字 数: 125 千字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660-8
定 价: 22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总 序

梅杰

今年年初的一天，我的年轻朋友梅杰给我打来电话，他代表海豚出版社邀请我为他策划的一套《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》担任主编，也许他认为我一辈子与中国儿童文学结缘，且大半辈子从事中国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，对这一领域比较熟悉，了解较多，有利于全套书系经典作品的斟酌与取舍。

一开始我也感到有点突然，但毕竟自己从童年开始，就是读《稻草人》、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大林和小林》等初版本长大的。后又因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，几乎一而再、再而三与这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为伴，并反复阅读。很快地，我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，便欣然允诺。

近几个月来，我不断地思考着哪些作品称得上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？哪几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版本？一方面经常与出版社电话商讨，一方面又翻找自己珍藏的旧书。同时还思考着出版这套书系的当代价值和意义。

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却长期处于一种“不自觉”

的蒙昧状态。而清末宣统年间孙毓修主编的“童话丛刊”中的《无猫国》的出版，可算是“觉醒”的一个信号，至今已经走过整整一百年了。即便从中国出现“儿童文学”这个名词后，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出版算起，也将近一个世纪了。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，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地成长，渐渐走向成熟。其中有些作品经久不衰，而一些作品却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踪影。然而，真正经典的作品，应该永远活在众多读者的心底，并不时在读者的脑海里泛起她的情影。

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初叶的门槛上，常常会在心底提出疑问：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到底积淀了多少儿童文学经典名著？如今的我们又如何能够重温这些经典呢？

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，环顾当下图书出版市场，能够随处找到这些经典名著各式各样的新版本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当初那种阅读经典作品时的新奇感、愉悦感、崇敬感。因为市面上的新版本，大都是美绘本、青少版、删节版，甚至是粗糙的改写本或编写本。不少编辑和编者轻率地删改了原作的字词、标点，配上了与经典名著不甚协调的插图。我想，真正的经典版本，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是精致的、典雅的，书中每个角落透露出来的气息，都要与作品内在的美感、精神、品质相一致。于是，我继续往前回想，记忆起那些经典名著的初版本，或者其他的老版本——我的心不禁微微一震，那里才有我需要的阅读感觉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也渴望着这些中国儿童文学旧经典，能够以它们原来的面貌重现于今天的读者面前。至少，新的版本能够让读者记忆起它们初始的样子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已经沉睡在某家图书馆或某个民间藏书家手里的旧版本，我也希望它们能够以原来的样子再度展现自己。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出版者推出这套书系的初衷。

也许有人会怀疑这种怀旧感情的意义。其实，怀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。它是一种自古迄今，不分中外都有的文化现象，反映了人类作为个体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，需要回首自己走过的路，让一行行的脚印在脑海深处复活。

怀旧，不是心灵无助的漂泊；怀旧也不是心理病态的表征。怀旧，能够使我们憧憬理想的价值；怀旧，可以让我们明白追求的意义；怀旧，也促使我们理解生命的真谛。它既可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，也能从中获得精神力量。因此，我认为出版《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》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积淀。

怀旧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，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过时间发酵酿造而成的文化营养。它为认识、评价当前儿童文学创作、出版、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参照系统，体现了我们对它们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，同时还为繁荣我国儿童文学事业提供了一个坐标、方向，从而顺利找到超越以往的新路。这是《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》出版的根本旨意的

基点。

《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》经过长时间的筹划、准备，将要出版了。

我们出版这样一个书系，不是炒冷饭，而是迎接一个新的挑战。

我们的汗水不会白洒，这项劳动是有意义的。

我们是向往未来的，我们正在走向未来。

我们坚信自己是怀着崇高的信念，追求中国儿童文学更崇高的明天的。

2011.3.20

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

蒋风（1925— ），浙江金华人。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会长、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创始人、中国国际儿童文学馆馆长。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。著有《中国儿童文学讲话》、《儿童文学丛谈》、《儿童文学概论》、《蒋风文坛回忆录》，主编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》、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》、《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》、《世界儿童文学事典》、《儿童文学原理》、《儿童文学教程》、《玩具论》、《玩具新论》等。2011年，荣获国际格林奖，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获得者。

目 录

小坡的生日·····	1
小木头人·····	187
宝船·····	212
小麻雀·····	261
小白鼠·····	265
猫·····	268
济南的冬天·····	272

小坡的生日

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，所以叫做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；他这个名字，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，可是一样有来历，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时候，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，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的叫做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时候，便有点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，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！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的不能明白。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？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简直的别想，

哎！一想便糊涂得要命！

妈妈这样说：大坡是在哪儿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哪儿生的，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；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，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，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哪里？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“妈妈，妈妈，好糊涂！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！问父亲去？别！父亲是天底下、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：他问你点儿什么，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，登时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说呢；还是他真不知道。他总是板着脸说：“少问！”“缝上他的嘴！”你看，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，还怎么吃香蕉了呢！

问哥哥吧？呸！谁那么有心有肠的去问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不给咱看，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！“你等着！”小坡自己叨唠着：“等我长大发了财，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，一大堆，全是带画儿的！把画儿撕下来，都贴在脊梁上，给大家看！哼！”

问妹妹吧？唉！问了好几次啦，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，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地喊：“妈妈！

妈妈！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！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，因为父亲爱仙坡，母亲哥哥也都爱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；天下哪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！

“昨儿晚上，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？是咱小坡不是！”小坡搬着胖脚指头一一地数：“前儿下雨，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？咱，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，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；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儿，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，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，可是多么好听呢。把母亲问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，说：

“妹妹叫仙坡，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，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：

“妈！昨儿晚上，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，小坡，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，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；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，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
大坡上学是为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专为逃学。设若假装头疼，躺在家里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



畅意玩耍，母亲一来，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噗哧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哪里去。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：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，父亲一回来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。世上谁也好惹，就是别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：父亲板着脸，郑重其事地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。看门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，那么，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，至少还不挨上四个

或八个耳瓜子之多！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，打在脑袋上，啁！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！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到学校里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，或是趴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偷偷地溜回来，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无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，父亲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像一座小塔儿，一层管着一层。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像个大傻子，多么可笑！

这样看来，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备：她专会听风儿，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，然后去报告母亲。可是妹妹好说话儿，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膏葵着小嘴，一声也不出了。

而且这样贿赂惯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，妹妹也不信。

“仙！我捡来一个顶好，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！”

“哪儿呢？二哥，给我吧！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！我又逃了学！”

“你没有，二哥！去捡小瓶儿，怎能又逃学呢？”

到底是妹妹可爱，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！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的告诉她一番，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，逃学是没有危险的！”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当看门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，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。）和当马来巡警。

据小坡看：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！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，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，挂满长长的胡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，全装着，据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槟榔，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。花红



柳绿的裹着带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丫儿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，所闲得不了啦，才细细的串脚丫缝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，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丫缝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，黑得适可而止。（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，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）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，不用进屋里去，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热闹，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，妈妈也不来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妈妈没有，还是个问题。设若没有，那么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；设若有呢，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说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帐，盖好花毯，他自己才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红眼儿虎，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，把妹妹叼了去，把蚊帐放好，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，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是多么高大，多么好看的印度！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，姑娘不开铺子！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？仙！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，天天

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，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：仙要变男人啦！这样，你慢慢地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别也变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变成印度，咱们谁给谁看门呢！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，我也不开铺子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赶牛车？”

“呸！你才赶牛车呢！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，想了半天：“我长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做官！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，低声地嘀咕：“仙！做官和做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：他在中国的时候，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，所以才来开国货店。”

“哦！”仙坡一点也不明白，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。

“仙！父亲说啦，做买卖比做官赚的钱多。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，妈妈也去开铺子。可是我就爱给‘你’看门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！”小坡说着，直往高处拔脖子，立刻觉得身量高出一大块来，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，确是个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点不顺，终于说：“偏不爱开铺子吗！”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开铺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“好啦，仙！你不用开铺子啦，我也不当印度了。

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？”

妹妹点了点头。

马来巡警背上扛着一块窄长的藤牌，牌的两端在肩外出着，每头有一尺多长。他站定了的时候，颇似个十字架。他脸朝南的时候，南来北往的牛车，马车，电车，汽车，人力车，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；往东西走的车辆呼啦一群全跑过去。他忽然一转身，脸朝东了，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，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。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，趣味！假如小坡当了巡警，背上那块长藤牌，忽然面朝南，忽然脸向东，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，跑的跑，够多么有趣好玩！或者一高兴，在马路当中打开捻捻转儿，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，岂不更加热闹！

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，可是：

“二哥！车要是都撞在一处，车里坐的人们岂不是也要碰坏了吗？”

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，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，没有叫坐车的老头儿，老太太，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。他说：

“仙！我有主意了！我要打嘀溜转的时候，先喊一声：我要转了！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！这么着，不是光撞车，碰不着人了吗？”

妹妹觉得这真好玩，并且告诉他：“二哥！等你